

北洋軍閥 統治時期史話

第 八 冊

陶 菊 隱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2.274

611

北洋軍閥 統治時期史話

第 八 冊

北伐戰爭時期

(一九二六年五月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陶 菊 隱 著

生活書店

一九五九年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

第八冊

陶菊隱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工人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開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張 7 $\frac{7}{8}$ · 字數 168,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7,000 定價 (大) 0.68 元

統一書號 1003·28

北洋軍閥統治时期史話

第 八 册

北 伐 战 争 时 期

(一九二六年五月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目 次

第七十一章 奉吳两系的軍事联合和政治斗争 1

- 一 奉吳两系关于法統問題的爭点；曹錕通电补行辞职；吳佩孚坚持恢复顏惠庆內閣并摄行总统职权；顏內閣的“单人舞”..... 1
- 二 京报记者邵飘萍被杀害；吳佩孚下令解除靳云鶚的职务；顏內閣被迫下台；居仁堂的“鴻門宴” 8
- 三 西安的围城战；馮軍向晋北发动猛烈攻势；吳軍在前綫发生三次譁变；奉魯軍攻下南口18
- 四 奉魯軍閥加强对进步人士的血腥鎮压，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又被杀害；奉系将领拒絕杜內閣的奖叙令22

第七十二章 北伐軍在两湖战场上的胜利28

- 一 北伐前的南北形势；湖南內部发生矛盾，赵恒惕被迫下台；湖南唐叶两軍发生战事，唐軍一度退出长沙；北伐軍入湘后迅速恢复长沙28
- 二 北伐軍旗开得胜的原因；孙传芳对湖南战争的态度；湖南工人农民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北伐軍占領岳州并攻入鄂南36

- 三 吳佩孚血戰汀泗橋；北伐軍炮打武昌城；北伐軍占領漢陽、漢口；吳佩孚由信陽逃往鄭州40
- 四 川黔各軍變化多端的态度；楊森出兵“北伐”的两面手法；袁祖銘、彭漢章在湖南被殺；雲南發生內變，唐繼堯被迫交出政權45

第七十三章 北伐軍在贛閩戰場上的勝利55

- 一 北伐軍攻贛部隊和江西北軍的實力；孫傳芳的驕氣和野心；“三愛”主義的笑話；張作霖拉攏孫傳芳“合作討赤”55
- 二 北伐軍在贛南、贛西順利前進，南昌突被攻下；北軍奪回南昌；孫傳芳到九江指揮作戰；德安的爭奪戰；北伐軍第二次進攻南昌58
- 三 北伐軍攻下武昌城，劉玉春、陳嘉謨被俘；杭州發生突變，夏超兵敗被殺62
- 四 孫軍又一次發動對鄂東的攻勢；北伐軍突襲南潯路占領九江，孫傳芳狼狽逃回南京，孫軍全部退出江西；上海工人第一次起義失敗；蘇浙皖三省人士的自治運動66
- 五 北伐軍三路進攻福建，周蔭人在松口戰敗；北伐軍連克龍岩、漳州、泉州、福州，周蔭人率部由延平退入浙江71

第七十四章 張作霖就任安國軍總司令75

- 一 吳佩孚拒絕奉軍南“援”；曹錕殺將奪兵的計劃未獲實現；張宗昌密謀附南的一幕75
- 二 張作霖召開蔡園會議討論援吳、援孫問題；孫傳芳突然到天津向奉系親遞“降表”；張作霖就任安國軍總司令；吳佩孚對待奉系的“幽默”手段79

- 三 浙江“自治”又一次曇花一現；孙軍在浙江的
“回光返照”85
- 四 国民軍南下解西安之围；靳云鶚二次被免职；
奉軍占領直隶全境；吳系將領进一步分化瓦解 ...89
- 五 楊宇霆反对張作霖直接出面組織政府；顧內
閣局部改組；奉魯軍兩路進兵河南，靳云鶚
起兵抗奉失敗92

第七十五章 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和上海

- 工人武装起义占領上海99
- 一 英艦炮轟万县事件；英公使藍浦生制造“两
个中国”的陰謀；日法兩國反对英国关于变更
对华政策的提案99
- 二 英国水兵在汉口、九江逞威行凶，中国人民
举行收回英租界的示威运动，英国被迫将两
地租界交还中国 105
- 三 各帝国主义紛紛增兵来华；美国公使提出上
海中立化的建議；蔣介石投降帝国主义的趋
向日益明显 109
- 四 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失敗；安徽局势的变化；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占領上海；英美兵艦炮
轟南京 112

第七十六章 白色恐怖籠罩南北 121

- 一 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过程；汪精卫回国由沪赴
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突发，上海工人糾察
队被解除武装，国民党新軍閥对工人展开了
血腥屠杀 121
- 二 張作霖派兵搜查苏联大使館，捕去大批共产
党员，李大釗等二十人壯烈牺牲；日本水兵
在汉口行凶杀人；帝国主义艦队在长江流域

連續开炮制造血案	132
三 武汉国民政府罢免蔣介石，开除其党籍，并下令严緝归案究办；武汉北伐軍出兵河南占领郑州；直魯軍退出徐州；日本政府召开东京會議討論增兵来华問題	137
四 夏斗寅叛軍进攻武汉被击退；长沙反动軍官发动馬日事变；馮玉祥召集郑州、徐州會議調和宁汉爭端；武汉国民党的动摇和叛变；八一南昌起义爆发	141
第七十七章 北洋軍閥末代統治者袍笏登場	150
一 张作霖就任安国軍政府大元帅；奉魯軍对地方人民的残酷剝削；潘复的裁員減政政策；蔣奉閻三角同盟的酝酿	150
二 日軍公开参加中国內战，协助魯軍平息胶州事变；南北两軍在津浦綫的拉鋸战；閻錫山出兵占领石家庄；吳佩孚由豫南經鄂西窜往川东	155
三 宁汉双方备战，孙传芳乘机反攻占领徐州；馮玉祥建議召开开封會議解决宁汉爭端；蔣介石通电下野；宁汉代表举行廬山會議成立合作协定	159
四 孙传芳軍渡江反攻南京，大败退回；靳云鶚又被馮玉祥免职，兵败逃出河南	164
五 閻奉关系破裂，晋軍先胜后败；涿州围城战始末；馮魯两軍在隴海綫上的拉鋸战；南京北伐軍在徐州与馮軍会师	169
第七十八章 国民党内翻云复雨的斗争和轰动全国的广州起义	176
一 南京成立特別委员会；武汉成立政治分会；	

	蒋介石东渡；宁汉代表最后一次的商谈；汪精卫赴粤；宁方下令討伐唐生智，唐兵败下野赴日	176
二	蒋介石回沪，汪蒋合作实现；汪精卫集团举行广州政变；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汪精卫集团与反汪集团展开了激烈斗争，蒋介石复职案获得通过	182
三	广州起义爆发，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对苏绝交；汪精卫离沪赴法；桂系军队重占广州；蒋介石到南京复职并完成军事独裁计划	189
四	桂系继续进攻湖南，唐生智部接受和平改编；鄂西川军退回川东；蒋介石电调张发奎部开往津浦路参加北伐	196
五	唐继尧死后云南内部的混战情况	199
第七十九章 日军炮轰济南城并实行军事占领 ...		204
一	英国公使到广州进行政治诱惑；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成立解决宁案协定；日本田中内阁武力侵华的准备	204
二	南京政府举行政治分赃并重行分配北伐任务；湘粤赣等省工农革命武装继续发展	208
三	冯玉祥两路进兵获胜；张宗昌裁兵的把戏；张作霖下令改攻为守；张宗昌退出济南	211
四	济南日军挑衅进攻华军，蒋介石下令不许抵抗；日军惨杀济南交涉员蔡公时等；日军提出最后通牒，蒋下令各军退出济南	214
第八十章 皇姑屯炸车案和东北易帜问题		222
一	日本干涉奉天建设铁路，并向张作霖提出“满蒙觉书”；东北人民反日运动风起云涌；	

	美国染指“满蒙”的两面手腕；日奉談判形成僵局	222
二	日本向南北政府提出干涉用兵东北的覚書；皇姑屯发生炸車案，张作霖与吳俊陞伤重身死；日人謀杀张作霖的种种証据；南京政府派閻錫山和平接收京津，并宣布統一告成；张学良化装逃回沈阳	228
三	日政府派林权助到沈阳干涉易帜；直魯軍全部在津东被繳械；南京政府改組；东北易帜实现	237

第七十一章 奉吳兩系的軍事聯合 和政治鬥爭

一 奉吳兩系關於法統問題的爭點；曹錕通電 補行辭職；吳佩孚堅持恢復顏惠慶內閣并 攝行總統職權；顏內閣的“單人舞”

國民軍被迫退出北京，段祺瑞被逐下台後，吳佩孚便着手進行所謂恢復法統和組織政府的工作。根據奉吳同盟條約，改造北京政局完全由吳主持，張作霖不加干涉；因此吳決定恢復曹錕當政時期所頒布的憲法，要曹錕通電補行辭職，以便由一九二四年九月曹所任命的顏惠慶內閣攝行總統職權。這是“護憲”而不擁曹的一種做法。但是，張作霖曾經起兵討伐曹錕的賄選，當年的顏內閣又曾副署過討伐奉系的命令，如果承認這樣一個攝政內閣，張作霖就不會承認當年討曹為叛逆行為，所以吳張兩人在法統問題上產生了矛盾。張的內心想恢復約法，召集新國會，并推薦他的親家靳雲鵬組織攝政內閣，但又碍於成約，不便直截了當地把真心話說出來。他在致吳的銑電中（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仍然催吳北上主持大計，却又聲明自己不干政，一切听候公決。所謂“公決”與“听吳主持”的言詞是自相矛盾的。

四月二十日，廣州國民政府發出通電稱：“張吳二軍閥由帝國主義之撮合，暫時聯合，根本利害仍相衝突。目前北京已陷于無政府狀態，軍閥崩潰之期不遠。望全國人民自動

召集国民會議，取得政权。凡有觉悟之軍人，应使其武力与帝国主义絕緣而与人民相結合”。

吳張兩人決定互派代表在天津舉行會議解決政治上的分歧。吳的代表張志潭于四月二十二日行抵天津。同一天，奉軍將領張學良、李景林、張宗昌三人却由天津到了北京，于是代表會議改在北京舉行，吳改派在保定的齊燮元（齊在保定代吳主持前方軍事）于二十四日到北京，与已在北京的王懷庆代表他參加會議。

二十五日，齊燮元、王懷庆、張學良、李景林、張宗昌五人舉行第一次會議時，齊提出了恢復憲法和顏內閣復職的意見，奉方代表相對默然。停了一会，張宗昌才開口說：“兩帥（張作霖）對法律問題雖無成見，但總覺得恢復約法比恢復憲法妥當些。如果恢復憲法，就要恢復信用早已破產的國會，我們何苦為國會議員的飯碗而賣命打仗！至于組織內閣，無論顏惠庆或者別人，兩帥對人的問題絕無成見”。齊問道：“如果採取折衷辦法，你們能否負責解決”？張宗昌等表示如果超過上述範圍，要向兩帥請示後才能決定。由于奉方代表堅持成見，並不履行盟約，當天的會議就在互不愉快的气氛中結束了。

二十六日，張學良回到沈陽請示。此時奉系內部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吳俊陞、張作相兩人都勸張作霖不要到北京去，把奉軍撤回關外，無論軍事、政治問題都讓吳佩孚一個人去干；李景林、張宗昌兩人則因地盤在關內，一定要過問北京政府的事情。最後決定，先解決軍事問題，後解決政治問題。二十九日張學良電告齊燮元、張宗昌、李景林等：“此間對法律問題，仍主公開討論，不願由雙方獨裁，以致引起各方反感。軍事問題，仍照前議協同進行，決與玉帥（吳佩孚）

合作到底”。五月二日，張作霖直接打電報向吳建議：“關於恢復憲法、約法及組織政府問題，可召開元老及各省代表會議決定之”。同時又有電報請吳就近逮捕“勾結郭松齡謀亂、查有實証”的吳景濂。十分明顯，如果召開各省會議來討論法統問題，除直系控制下的各省外，就不會有人贊成恢復曹記憲法，而要逮捕在漢口從事“護憲”活動的國會議長吳景濂，用意分明是在打擊國會和護憲派。至此張作霖對法律問題無成見的說法不攻自破了。

五月二日，張學良回到北京後，次日即請齊燮元將奉方主張召開各省政治會議的意見轉達吳。同時，奉系人物透露口風，組閣人選以靳雲鵬為最適宜。至此張作霖對組閣人選無成見的假面具也揭開了。

但是吳佩孚早已代曹錕擬就了補行辭職的宣言⁽¹⁾，五月一日，曹錕通電予以發表。宣言是說本人因病辭職，“國務院自當復政，依法攝行大總統職務”。所謂“法”當然是指曹錕所公布的憲法。這個電報事前並未征求奉系的同意，因此他們大為不滿。

齊燮元已於四月二十七日訪問顏惠慶，請其組織內閣。顏因尚未取得奉系的同意，不敢冒昧上台。曹錕的辭職宣言發表後，五月二日顏通電表示不願接受組閣任務。三日吳有電報回答說：“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馮變後一切命令，在法律上不生效力。貴總理未卸仔肩，請即復政”。同一天，被吳指定為外交總長的顧維鈞由漢口到了北京。四日，齊燮元公然代表吳佩孚訪問各國公使，聲明：（1）段執政時期所簽對外條約，均可承認；（2）恢復憲法乃是十四省區漢口會議所決定的，未便更改；張作霖對法律問題主張審慎辦理，並未表示反對。以上情況，說明吳佩孚不顧張作霖

的反对，一定要恢复宪法，并且要顏內閣复职摄行总统的职权。这个问题显然具有国际背景，因为吳佩孚所支持的顏內閣是一个亲西方內閣，而张作霖所拟提出的靳內閣却是一个亲日內閣。吳否認段祺瑞执政时期的一切命令，但是并不否認段政府所签订的外交条约，这又说明了一切反动軍閥都是“一丘之貉”，他們对于帝国主义的利益是絲毫不敢触犯。

与此同时，吳又向张作霖解释必須恢复顏內閣的理由。原电說：“現在輿論，不外毀法造法、恢复約法、恢复宪法之三途。关于毀法造法，吾弟（指张）曾于上年十二月魚电痛斥其非，无庸再議。（1）約宪二法，实则同一軌轍，不可强分。宪法根据約法而产生，如不护宪，即屬违反約法。（2）宪法會議依法定程序自行制定，自行宣布，中外法学专家均謂不能推翻。大总统并无宣布宪法之权，不能謂宪法为曹宪。（3）約法上只有临时大总统，而宪法上之大总统选举法，系民国二年十月四日所宣布，袁世凱由約法上临时大总统被选为正式大总统，适用此法；黎（元洪）馮（国璋）曹（錕）选出，均由此法，实无約宪之分。（4）依据大总统选举法全部条文，大总统缺位时，无必須补滿任期之規定，要求补滿者即系违法；国会法无解散国会之規定，袁世凱解散之，即系违法，正同一比例。故黎曹去位，系政治問題，非法律問題。皆不復位，故不违法。現只宜恢复段氏所毀之法，确系为法而非为人。（5）大总统已缺位，自应依据民国二年十月四日宣布大总统法第五条，即今宪法之第七十六条，以国务院代行大总统职务。就以上五点觀之，除顏閣摄政外，在法律上实无第二种办法可以救济。……务懇即日电促顏閣早成，俾駿入（顏）放手进行，不胜感幸”。

这套理由根本不值一駁，因为曹錕的总统地位是用贿选的非合法手段取得的，而曹錕上台后所公布的宪法，是在举行贿选的同时，国会用开快车的办法草草通过，用来作为曹政府的装饰品的。曹吴两人本身就没有遵守过这部宪法，现在却拿来作为幌子以便建立有利于直系的中枢政权，张作霖当然不愿接受。但是，国民军退出北京后，“五省联帅”孙传芳忽又改变了对吴的态度，仍然执礼甚恭，呼为“我帅”，并于四月二十日通电主张颜内閣复职，代行总统职权。五月三日，以孙为首的苏、闽、浙、赣、皖五省軍閥联名通电重申此項意見。同时，他們又联名电請吳“早日北上，主持大計”。这是旧直系在政治問題上結合起来反抗奉系的表现，这一形势使张作霖不敢露骨反对吴的政治主张。五月五日，北京治安維持会領袖王士珍、赵尔巽提出折衷办法，主张顏内閣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三項之規定而复职⁽²⁾，复职后另行任命新总理；关于恢复約法或恢复宪法的问题，則留待軍事结束后討論。这两位北方“元老”的意見，也使张作霖不能不加以考虑。于是他采取了一种不着边际的說法，于六日回答吳說：“弟近日屡有宣言，对于政治、法律問題，不便过問，一經表示意旨，即与历次通电自相矛盾。此事悉請我兄主持，放手办去，弟毫无成見”。吳得了这个口风，便不管是真是假，于七日再去一电說：“承屬放手进行，即当勉副尊意，轉达駿人(顏)，請其早日摄政”。

八日，奉直代表张学良、齐燮元等达成了協議，双方同意顏内閣复职摄政，对于法律問題則避而不談。

九日，顏惠庆通电承認复职。他在电报中強調“法律固所必尊，事实仍須兼顧”。接着說：“姑舍法律而言事实，非筹款不能裁兵”，因此要求各省勿再截留稅款，勿再干涉各路

用人行政，并将所扣車輛放回以利交通。

同一天，張作霖又有一電致吳：“吾輩同屬軍人，與其高談法理而為法律家所利用，毋寧使海內名流共同負責，期于折衷至當。我兄今日負天下之重，一言得失，關係安危，對於应付時局方針，自必籌之已熟，儘可放手做去，而其發動之初，仍宜博采群意，事事公開。弟雖犧牲一切，亦必始終贊助，決無絲毫成見”。這個電報雖然重復了“請吳放手做去，本人毫無成見”的老調，可是他反對吳一手包辦、壟斷北京政權的心情，在字里行間却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十二日，顏內閣宣布依法復職，十三日任命顧維鈞為財政總長，施肇基為外交總長，張國淦為司法總長，鄭謙為內務總長，張景惠為陸軍總長，杜錫珪為海軍總長，楊文愷為農商總長，王寵惠為教育總長，張志潭為交通總長。這個內閣看起來是奉、吳、孫三方面的混合內閣，但是屬於吳系的外交“名流”共占四席（顏、顧、施、王），實質上是以吳系為核心的親西方內閣。吳之所以要一手促成這個內閣，目的在於繼續舉行段政府時期懸而未決的關稅會議，以便取得西方國家在財政上的支援，而顧維鈞調任財政總長，也正是為了要拉攏西方國家⁽³⁾。這個內閣的財交兩席都歸吳系占有，奉系僅分得起不起多大作用的內陸兩席，當然更不滿意，因此在顏內閣復職的一天，張學良、張宗昌就由北京跑回沈陽參加十四日舉行的奉系會議。隨後會議決定，對顏內閣採取不問不聞的態度，奉系閣員均不參加，但在軍事上仍然與吳維持合作關係。奉系借口顏內閣曾於十三年九月副署討伐奉系的命令，因而不能與之合作，這卻是一個十分可笑的理由。如果要算舊帳，奉系為什麼又與當年的討奉軍總司令吳佩孚合作呢？說來說去，奉吳兩系所爭者實質上為

政權問題，而不是什麼法律問題。

顏上台後，奉系閣員拒絕入閣，楊文愷、杜錫珪都在南京尚未北來，就是其他同屬吳系的閣員也因這個內閣前途頗為暗淡而不肯立即就職，因此這個內閣是個只有總理而無閣員的單人內閣。自從民國成立以來，每當政潮發生的時期，北京政府經常陷於七零八落的解体狀態中，但是場面如此冷落，這卻還是第一次。同一時期，張宗昌公開表示，內閣既已成立，魯軍軍餉每月三百萬元不能少一個⁽⁴⁾，國會議員又紛紛要求謁見總理，口稱“總理既然依法復職，國會也應依法復會”⁽⁵⁾，這些情況使顏終日如坐針氈之上，因此不得不求救於后台老板，請其設法疏通各閣員前來就職。於是吳佩孚再打電報給張作霖，首先說他拒絕收編馮玉祥部，堅持直奉合作，自問對得起朋友，希望張作霖勿拆內閣的台。張作霖却閃爍其詞地回答說，他可以反對護憲，但也不能完全贊成。他把奉系閣員鄭謙、張景惠不肯就職說成是“個人出處，無關大局”。他又建議在軍事未結束以前，“中央政局只宜維持軍事、外交，不必為積極之設施。將來正當辦法，擬與兄到京晤談，並邀集袍澤名流懇切協商”。從這個電報可以看出，他絕對不肯贊成這個吳記內閣，仍然主張召開會議來解決組織中央政府的問題。

顏惠慶再打電報向吳訴苦說：“秉公意旨，暫行復職。本欲解各方之糾紛，而糾紛悉集我身；本欲為時局之過渡，而過渡適重罪戾。素承見愛，何以教我？”到此吳也陷於愛莫能助的苦境，只得打起官腔來回答說：“吾輩僅應視事之所當為所不當為，不應問天下人之同意不同意。望秉原定方針，勉為其難”。

這時，各方面都已看出奉吳合作不過是同床異夢的表

面文章，可是吳向上海密勒士評論報主筆鮑威尔自我解嘲地說：“我和奉張就象初婚夫婦一樣，偶然拌几句嘴是免不了的，日子一久，我們的感情就會一天天濃厚起來”。

二 京報記者邵飄萍被殺害，吳佩孚 下令解除靳雲鶚的職務，顏內閣 被迫下台，居仁堂的“鴻門宴”

奉系一再表示，政治問題暫時放下不談，軍事問題一定與吳合作到底。他們在軍事上是否與吳合作了呢？也不見得。奉直兩軍原來相約不開進北京城，由吳委任王懷慶為京師衛戍總司令，負責維持北京治安，隨後吳又加委唐之道為衛戍副司令，叫他就近驅逐段祺瑞下台。奉系對於吳佩孚吸收唐師一舉深為不滿，迫令該師退駐城外，改由警察維持秩序。四月二十二日張宗昌到北京時，即委李壽金為京師警察總監，王翰鳴為北京臨時警備總司令，並以兵力壓迫唐師二旅改歸褚玉璞收編，僅留一旅歸王懷慶指揮。這些行動顯然與“關以內由吳主持”以及“北京殘局由吳負責收拾”的奉吳協定不相符合。直到張志潭奉吳命出關交涉後，張作霖才同意王懷慶執行警備北京的職權。四月二十三日王率領毅軍高桂滋旅到北京，五月一日接任了京師衛戍總司令。

奉魯軍違反諾言開進北京後，到處行使奉票、山東軍用票、直隸流通券，強迫商店接受，不少商店因此閉門停業以避其鋒。吳奉雙方互委北京官吏，如鐵路局長、烟酒署長、鹽務署長、崇文門監督等，一個機關往往同時有幾位新任長官前來接事，相持不下。隨後北京城內竟有搶案和強姦婦女案不斷發生，輿論為之嘩然。張作霖打電報給北京治安